

张恂子□著

□真龙天子□风流韵事
□宫闱秘闻□扑朔迷离
□宫廷争斗□刀光剑影
□历史演义□生动形象

隋宫两朝演义

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隋宫两朝演义

张恂子 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(吉) 新登字 07 号

SUI GONG LIANG CHAO YAN YI

隋宫两朝演义

张恂子 著

责任编辑: 赵洪林

封面设计: 姜 黎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9.625 印张 2 插页 435 千字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36号)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199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农安县印刷厂印刷 印数: 1—21 960 册 定价: 9.20 元

长春市东新印刷厂装订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ISBN 7-80528-511-X/1·89

《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》

出版说明

在中国小说史上，晚清和民国是创作的繁盛时期。小说内容和政治、社会生活结合得愈加紧密，取材范围进一步扩大，反帝、反封建斗争，妇女解放运动，反对迷信活动等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反映。在写作技巧上，这个时期的小说，承继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，又吸收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，因而使人耳目为之一新。无疑，这一时期的大量优秀小说，以其深广的社会内容、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作用和日趋成熟的艺术形式，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，成为认识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，是我们民族文学遗产中的重要部分。

过去，整理出版的晚清民国小说作品不多，资料缺乏，给教学和科研带来很多困难。为改变这种状况，我们编辑出版这套《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》，向教学科研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，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形象的近现代历史教科书。

丛书选取晚清民国时期思想倾向较好，艺术性较高，有一定影响的作品；选取各个流派、各种风格的代表作；以长篇、中篇小说（包括与小说相近的弹词）为主，兼辑短篇小说。解放后已印行较多的作品，一般不再收入。在整理出版作品的基础上，将陆续出版研究晚清民国小说的论著和资料。

考虑到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，在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的基础上，对收入本丛书的作品，一律采用新式标点，横排，并按文意分出段落。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周 序

张君恂子，可谓多才多艺人矣。一年来所写小说，不下五六种，如《欲海沧桑》、《海上迷富》、《太平天国革命史演义》、《人替关头》、《色界天》等书，一编即出，万口传诵。张君于未出版之先，每乞愚为序，搁笔数年于兹矣。即有言，亦不能有加于张君。而张君数数来函，以是为请，足征张君见爱之深。比者于馆中又得张君书，谓去岁所撰《隋宫两朝演义》一书，近始排印竣事，非索愚一言不可。愚以为，张君之笔墨，芊绵曼妙，自以宫闱小说为独擅胜场。隋宫内容，愚虽未之见，意者必有可观。窃亦深愿缀数言以介诸读者也。夫晚近作宫闱小说者众矣。愚视其人，胥不及张君，则是书行世，其所谓倾城一顾，粉黛无颜者非欤，试以还质诸张君，当亦欣然一笑焉。

民国二十二年元宵，美门周瘦鹃

赵 序

小说非才子不能为也，演义尤非才子不能为也。故金圣叹即以《三国》、《西厢》、《水浒》各书，评为才子之书。又以《三国志演义》一书，评为第一才子之书。盖依据史事，杂取稗官小说之言，演之为演义，其前后既须贯串一气，中间又须脉络贯通，而其穿插又须入情入理，故虽经纬万端，至其一经一纬，既须有所依据，有所出处。不能如郢书燕说之空中楼阁，羌无故实。然而，正史所载者，既一人而一传。稗官所录者，复一鳞与半爪，乃欲以正史各人之传记。稗官鳞爪之记录，冶之于一炉，融会而贯通。不其戛戛乎难哉。是故寻常小说非才子不能为，而于演义，尤非才子不能为。此金圣叹之所以以《三国志演义》一书，评为第一才子之书也。张君恂子，善为小说，所著小说，已出版者若《欲海沧桑》，若《海上迷宫》、若《人兽关头》，描写男女私情、社会情形洋洋洒洒，动辄数十万言，而其情节，无不离奇曲折，其叙事无不深刻入微。一书有一书之结构，一书有一书之宗旨。抑扬褒贬，无一雷同。读之者无不拍手叫绝，称之为作家，推之为才子。今者书肆主人，以恂子所著《隋宫两朝演义》全书，既已杀青，出版有日，属为一言。余视其全书，都三十余万言，皇皇钜制，为之咋舌。若论乎隋，以言乎朝，则仅两朝。以言乎年，则仅卅年。然据正史所载，稗官所录，尽多宫闱秘事，风流艳史。恂子乃能以依据史事，杂取稗官小说之言，融会贯通。演之为演义，前后贯穿一气，中间脉络贯通，而其间穿插，又复入情入理，无

一穿凿之处。以前读其《欲海沧桑》等书，而推之为才子者，使读是书，则知以前各书犹未尽其才也。则为恂子者。恂可谓之才子矣。是为序。

赵茗狂

序

漱六山房

张恂子先生以绩学之士，从事著述，令闻广誉，传诵一时。而其所著小说，尤能深入浅出，刻画通神。方之画家作品，直吴道子之《地狱变相图》也。兹闻恂子又有《隋宫两朝演义》说部之作，将杀青矣。隋宫两朝之中，艳闻佚事，不可胜纪。如陈夫人之父子兼容，萧后之荡而奇妒，以及绛仙龙舟之幸，迷宫御女之车，度必有凄艳温馨，蚀荡神志者，得恂子以生花之笔，描绘而敷达之。一编脱稿，万里风行，可以预卜，是真近时作品中之最名贵者。控鹤监秘纪之文，江总持销魂之记，不能专美于前矣。

吴序

南汇吴白华先生省欽，稷堂先生省兰，兄弟两人，在前清乾隆一朝，诗文之名满天下。顾两人著作，白华先生以文为多。而其文又多考据金石。余家藏其白华入蜀文钞，什九为此类文字。稷堂先生，以诗为多。而其诗则多历朝宫词，余家藏其五代十国宫词。则于五代十国所作宫词，各有百首。描写当时宫闱，情景逼真。令人读之，宛然在目。顾无一首不有来历，虽至细微琐屑，亦必有其出处。为之注者，考证史传，盈篇累牍，或犹未尽。夫稷堂先生，能以其典雅之文笔，取宫闱之秘史，发悲壮之诗歌。至于各有百首，而能曲尽其妙。洵有清数百年间，宫词之绝唱，且为留心国家兴亡之有心人也。张君恂子，亦南汇人。其于诗文之外，善为小说家言。今其所撰《隋宫两朝演义》一书，都五十万言，夫取隋宫之两朝宫闱秘史，演之为演义，而其卷帙，乃至如许。闻者或至骇诧，而病其泛焉。顾其所叙，实载之正史，或载之稗乘，或载之逸闻，盖集其大成，成此演义。乃无一回不见史传，更无一回不有出处。虽多至五十万言，而无虚沓冗杂之处。故文虽长，不见其长。其可谓之泛乎哉！今日者，作者如林，其演小说，汗牛充栋。其称演义，亦至夥颐。若一推寻，羌无故实，盖去演义本意远矣。求如此书之信而有征者邈不可得。此实可与其乡先辈稷堂先生十国五代宫词，虽至细微琐屑，亦必有其出处者，可谓异曲同工，先后媲美者矣。君撰此书，或即继武稷堂先生而作欽，则君亦有心人哉！书既成，书肆主人属序于余，为书

如右。至君素善以典雅之文笔，取曲折之事实，演为各体小说，使人惊心动魄，以为发聋振聩。夫隋文开国，一传而亡者，其闻秘史，可必其曲之又曲、折之又折。君文笔之佳，固无待余言。而此书结构之妙，更无待余言矣。

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二月川沙觉迷子吴中弼序

黄序

小说岂易言哉？必也，作者有抒写之天才，与夫热烈之情感。学问经验，缺一不可。是故古今作者如林。而大都随天演以淘汰。于中国文学史，能卓然占地位者，舍《红楼》、《水浒》而外，不数数觐也。自活字版流行，小说之行世者日众，顾滥竽充数，徒供市侩为敛钱之具耳。欲求其规矩法度，无少差忒者，已鲜不可得。无论欲与古之作者，在文学史上争长短矣。张君恂子，近始成名。其所作小说，有涵秋之深刻、倚虹之细腻，不肖生之爽辣。是无怪坊贾之争携饼全，购其作品焉。如张君者，殆有意于中国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乎！《隋宫两朝演义》全书出版之日，谨抒写个人所属望于张君者，弁之简端。

黄转陶

沈序

不佞未出学校之先，即数数于报端读张恂子先生著作。见其所撰长篇小说，并世无两，惜都未窥全豹，戛然中止，平居辄引为深恨也。其后不佞离校，从事于办报。而海上文坛，不见恂子先生足迹者两年。及民国十七春。以施君济群之介，始识先生。盖其时不佞方襄理《金钢钻报》，而施君乃延先生来主持编辑事宜也。数年渴慕，至是乃晨夕与共。不佞斯时之乐，乐乃无艺。先生才思敏捷，每当发稿之期，万言援笔立就。不佞其时亦操觚学为文章，先生不以后进不文而见弃，每有疵谬，必殷殷指示。不佞比者，稍稍能缀短文，先生切磋之功，不可没也。厥后不佞去《金钢钻报》，入《时事新报》，先生亦屏报章之文不作，一意鬻小说以自给。岁星才一周耳，成书达五六种，海内风行，洛阳纸贵。以视不佞碌碌依人，殊觉无以对先生也。日来偶过先生寓庐，见先生最近所著《隋宫两朝演义》数巨册。云排比业已竣事，不日将出书矣，爰命不佞于简端作序，闻之乃额汗涔涔下。夫以先生之文章，世人久有定评。不佞殊弗足为先生重轻，而先生必欲不佞有言，固辞不获，爰拾取两人交游之迹，以报先生。先生或不以为忤耳。

时己巳仲夏，沈秋雁序于《时事新报》采访部

自序

×宫×朝，×宫×朝，是现在演义派小说中最时髦的玩意儿，据说《清宫十三朝》销了两万多，《明宫十六朝》也已再版三版了，区区难道也传染着了时代病，定要夹在里厢凑热闹不成？不！不！区区的执笔这部演义，和区区的所以在这许多朝代中间，单只选了隋宫，一共也有两个意义，如今都写在下面，请求阅者的指教。

生着一个头颅两只手两条腿的人，吃饭当然是唯一的天职，不过白米须经过农民的春耕秋获，工人的牵耨去谷，商人的操奇计赢，可是不能不有相当的代价。三年前，米价贵到将近二十元，吃饭的人可并没有嫌贵，如今是便宜了，十三块可以买一担米。这个据说和民国经济方面不无关系。我们生活在这种大放盘的米价之下，若是没有本领维持自己的吃饭，那个未免太辜负了老天吧？所以人们只要有饭可抢，便是绑票匪、强盗、小偷，都得去做上一做。若是连这种职业都找不到，吃饭时时发生恐慌，那么，这种人不免要被正人君子所不齿。说这样价钱的米，尚且买不起，还能算是一个人吗？总之，吃饭是人类的天职，找饭吃自然也是天职。

区区家里，是在上海的西郊，虽然住的也一般地是巷堂房子；出了巷堂，虽然也一般地是柏油马路，可是从巷堂外面坐公共汽车到上海的所谓中心区域，起码就要花四十分钟的时间。买一包香烟，就须跑半里路，马路上除难得有一声两声的汽车喇叭之外，夜里便是蚊虫组织了音乐队，在你耳

朵边吹奏着。吓！这简直是我运回了故乡，在尝儿时故乡所领略的暑期生活呢！

这种地方，区区自己已是忘却了在上海，关起大门，简直便是与世隔绝了。古时那些入山必深，入林必密的隐士，大概他们所得到的兴味，和我也不会差多少吧？在这种地方，带着都市性奢侈欲，或者不曾光顾了吧？太太以前是时常品评人家所穿的衣服，怎样时式，怎样华丽，首饰怎样绚烂，怎样完备，她的评论是含有两种意思，一种：因为丈夫的不争气，所以语气之间，含着怨怼的色彩；一种：是希望丈夫也看人家的样，去多挣钱，语气之间，自然又含有激越的情绪；而今因为与时髦的女太太们久已隔绝的缘故，太太的故调，久已不听见重弹了，儿子也不闹着要穿法兰绒的学生装，女儿也不闹着要穿印度绸的旗袍，这都是拜那半乡村生活所赐。

在这样的环境里，照例和“钱”这一个字，可以脱离关系了吧，不！不！房租要钱，米店要钱，以至于……一切还是要钱。不但区区一个人要吃饭，便是妻孥都捱不起饿，想去做绑票匪强盗小偷吧，太煞风景了，那样手段，太嫌没有艺术了，也罢！我还是拿起我的笔杆，我还是向书坊老板要口饭吃。书坊老板说要做×宫×朝，区区就没有勇气和他们反抗，当区区提起笔来写这部《隋宫两朝演义》一书的时候，恍恍惚惚，便瞧见区区的太太、儿子、女儿都张着口，向着区区——连区区最小的一个生下才九个月的儿子，也在其内。区区清清楚楚，瞧见他小嘴巴里，只有两颗雪白的牙齿——佝们为了何事？无非为的是吃饭，区区便在这种压迫之下，才从第一回写起写到完篇——这就是不佞写《隋宫两朝演义》的第一个动机。

官闹的演义，出得已经不少了，“清官”“明官”“唐

官”以及……什么宫什么宫，但是他们决计想不到做隋宫，因为隋宫只有两朝，年代多短，天才的作家，是不值一顾的。惟有区区，却偏要煨冷灶，你们因为年代短不肯做，我却偏要尝试一下，也一般地做一百回，也一般地六大厚册，合装一锦匣。不过这回大胆的尝试，终究是失败，终究是没有什么可以使读者满意的地方，俗话说叫做“臭脚带越拉越长”，拉得这样长，其能免臭脚带之诮也几希？

我在历史上，最佩服的有两个人，一个是秦始皇；一个便是隋炀帝。推崇秦始皇，不免要被革命青年齿冷；其实不然，秦始皇因为生在周末，眼见得诸子百家，异说朋兴。那时候的军阀，为纵横家所播弄，穷兵黩武，闹得民不聊生，他所以发愤把疆土、制度、思想，一切都统一。甚么焚书坑儒，便是从事于这种工作，所走必要的途径。区区总觉得秦始皇凡事讲求彻底——便是杀人也要杀个尽——是个爽利朋友。他的一生，多有妩媚可爱的地方，比较那些假仁假义的尧舜禹汤文武，一种带着面具的巽懦庸怯样儿，是要高明多了。秦始皇的作恶，是时代所造成的，是个伪恶者。他在那种环境之下，做了专制大魔王，要是生在现代，定然会做一个热烈的革命家！

除掉秦始皇之外，第二个区区所服膺的，便是隋炀帝了。隋炀帝他对于人生观，有彻底的了解。他抱的是享乐主义，所谓美人为重，江山为轻。他知道人生上寿，不过百年，电光石火般一瞥就过去了。要是不趁活着的时候，尽量乐上一乐，难道定要等到宫车晚出的时光，那时才觉得帝王的尊贵吗？他而且富有艺术的天才，迷楼这玩意儿，旁的帝王，还有哪个敢采用？惟其有欣赏艺术的眼光，所以他敢毅然决然地采用了建筑起来。此外，隋堤的杨柳，长得多么地美妙啊，千百年后的画家把它写在纸片上，尚足使后人俯

仰徘徊，不能自己。诸君请闭目一凝想，运河两岸，绿柳成阴，许多美人儿在替隋炀帝的龙舟拉纤，这是多么地有画意啊？——除掉那些新道德家高唱解放为玩物的女子以外——隋炀帝在楚歌四面的当儿，对着镜子，自顾头颅，发“谁当斫之”之叹，这时候的隋炀帝，是如何的热血沸腾啊？他也知道人生不免一死，为享乐主义而死，死得自然有意义。只此一端，可以知道隋炀帝对于人生观是十分彻底的了！

区区为什么要到什么宫什么宫之中，单单选中了隋宫，就是因为隋炀帝的个性，使我十分钦佩的缘故。虽然我的手腕，于隋炀帝的个性，有不能尽量发挥的地方，但是这都得归咎于作者的没有才能，和隋炀帝无涉，这是当区区在述做隋宫的第二个动机之后，所当声明的。

以上的说话，不免要有人目为颓废，可是文学这样东西，是就各人性之所近，向外发展的，——然而区区的作品，万万够不上文学的格，——世界上有革命的文学，有无产阶级的文学，就不容不有颓废派的文学，这是各人人生观的不同，文学的立场，也就随之变易的缘故，诸位若是以为在下这部《隋宫两朝演义》值得一读，固是区区所深愿；若是骂区区于这官闱演义派小说盛行之际更为之推波助澜、骗书坊老板的钱，区区倒也直受不辞。

最后，区区自己重又从头至尾，把本书看了一遍，哎呀！和我平素的笔墨，竟大不相同起来，说句笑话，竟不象区区的作品，这还是区区作风的变更了呢？还是……怎样？那个，须要请读者诸君，替我下断语是了。

近来不晓得为什么缘故，旧式小说，居然也加起长序来，于是区区只得也抽出些工夫来写了这篇文章。

张恂子自序于上海

目

录

第 一 回	华林园纳凉谈艳 天渊池灭烛调情.....	1
第 二 回	失尊卑昏主作酒佣 丧廉耻妖妃充唐妇.....	7
第 三 回	臣废君南宋立外藩 子弑父北魏继明君.....	14
第 四 回	月夜卜金钱天心从吉 风雷生帝阙圣意除凶.....	20
第 五 回	在服产儿母后知祸水 入宫生妒姊妹起风波.....	28
第 六 回	蜜中砒双花并命 雪上霜一士轻生.....	32
第 七 回	开锦囊公主陈词 灭沙门太子缓诏.....	38
第 八 回	变生肘腋宵人肆恶 祸起萧墙逆子生谋.....	44
第 九 回	巧笑倩兮珍禽能学语 灵魂去了神女显真身.....	50
第 十 回	云雨太荒唐梦真梦假 尘寰多变幻怜死怜生.....	56
第 十 一 回	除元凶新君登大宝 慕三美黠婢唤更衣.....	62